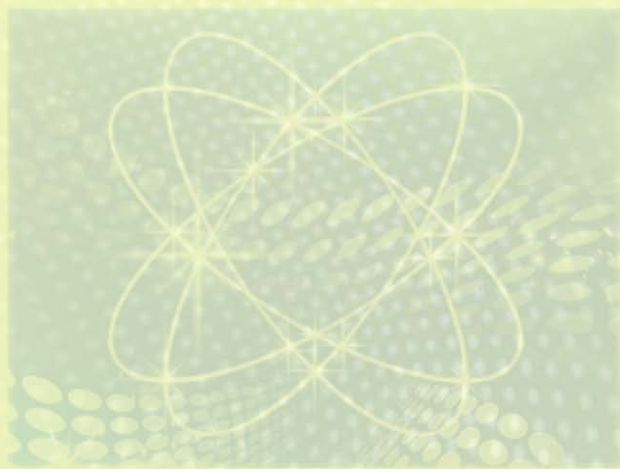


子午文库前世的记忆



引 子

这里是一个偏僻的山村，四面环山。整个村子里的人们都是王姓，家家户户的房舍几乎都是一样，远看是窑洞，近看大多是半明半暗的四合院。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朝着东南方向，每家的门前都长满了槐树和杏树。是的，门前一树槐，辈辈挂金牌嘛。

村北头的老王家，是王氏家族里长房长孙二子的长子春的家。他家的院落与别的人家却有很大不同：门楼子又高又大，从下到上分两级平台。上六个台阶就有一个小平台，走六步，再上六个台阶，再走六步才到大门口。大门两侧有一对高大的石麒麟，威风凛凛。大门的门板足有六寸厚，每扇门板上有六六三十六个像碗口大小的黄铜泡钉。泡钉上刻有各种图案，门是杏红色的，门额上方高悬“博雅清逸”四个斗大的金字匾额。院墙都是清一色的灰色方砖砌就。奇怪的是，院墙都是镂空的，就连内院的墙壁也是镂空的，并配有各色图案。走进大门下六个台阶，一条由红、白、青色的石子砌成的路径，约有六尺来宽，上面用三色石子拼砌成花色图纹，一直通向内院。左右两边用清一色的石板铺垫。前院左右共十二间房屋，左边是男客房，接待探亲访友的亲朋客友。右边是男佣、管家及伙计们的住房。向左转过去有三间瓦房，向右边转过去也是三间瓦房。房与房之间通过穿山游廊相互连接。

二道门是满月形的圆形门，门板上面也有七十二个大黄铜泡钉，只是形式比大门小了些，图案与大门相同。门额上也悬挂着一面金



字匾额“清园居秀”。进入二道门，院子中间同样是红、白、青三色石子砌成的曲径小道通向左右各个房间。正面五间大瓦房，雕梁画栋，屋角高翘。门与门之间的距离很大，中间都有很大的格子窗户。正中的是正堂，整三间，是接待和会见重要客人的场所。正堂大门屋檐下高悬金字匾额“清简雅至”。正堂大门两旁悬挂有金字木牌对联，上联为“先畴如昨勤俭持家不坠艰难事业”，下联为“世德相承居安思危无忘忠孝家训”。由于从大门到二门再到正堂的三个匾额中都有一个“清”字，所以，也有将春的家园称为“三清堂”的。步入正堂，正面高悬“满堂春风”金字牌匾。两侧房柱上悬挂金字木牌对联，上联为“勤弥拙俭养廉敦厚承前德”，下联为“书破愚诗益智忧思启后裔”。正堂中央摆置黑漆方桌，两边各置两张八仙椅，堂下左右对置八张八仙椅。左右两边由侧门进入左右内室，左室为春的母亲的寝室，右为丫头之居室。正堂中间的方桌后有木制屏风，屏风后面是丫头侍奉客人的小憩之处。绕过屏风出后门进入后院，这是王家老太夫人的居住之地。内院不大，通过两相迥廊进入，也是五间正房，门上屋檐下高悬金字门匾“嘉声和响”。大门两旁有金字木牌对联：上联为“思明谊美古之遗爱”，下联为“懿德可风福庇云仍”。正厅高悬金字匾额“北堂辉光”。两旁房柱上悬挂金字木牌对联：上联为“恩深露湛春晖斯永”，下联为“德垂后裔柘馆长存”。左右通过侧门进入左右内室，左为老太夫人之寝室，右为丫头之居室。现在这里是摆放先人牌位的祠堂，逢年过节在这里祭拜祖先。

内院正堂左右也是各有六间房，正堂与左右的房屋通过抄手游廊相连。右边前三间是二儿子夏的屋子。夏还未娶亲，所以他的住处与母亲的住处较近一些。后三间是侍奉夏的丫头和佣人的住处。左边前三间是书房，书房内藏各种线装古籍，有石板印刷的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左传》等四书五经及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《古文观止》《三国演义》《石头记》《西相记》等等。每部书籍都装在蓝色胶布做成的书套当中，整齐地摆放在房间正面墙壁下的书桌上。后

三间是禅房，供奉着菩萨，设有香案，案下摆放着下跪用的圆形布垫。每个房门前都悬挂有一副刻在木板上的对联：夏的房门上是“念祖德宗功愿世世子孙毋忘孝悌，感天恩家庆宜乾乾夙夜勉励仁慈”；书房门上是“藏金藏银莫若藏书教子，宽天宽地怎比宽厚待人”；佛堂门上是“普度广施崇显天地祥瑞，扬德立功彰昭人间善行”。

从夏的一排房子右边转过去，又是三间大瓦房，住着厨娘和老妈子。向左边转过去也是三间大瓦房，这里是厨房和放粮食的仓库。

内院向右伸进去，是右跨院，上三十六级台阶进入楼台亭阁，这里共有六间房子。房子与房子相互套在一起，猛的一看，还以为是两间房子。一到门口，就有一阵幽香扑鼻而来。里面装饰华贵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备。房子的每个窗户都呈圆月形，三层窗纱：外层的是翠绿色，中间是杏黄色，里面是水粉色，整个房间以翠绿色为主。房间与房间之间以原色的杏木雕刻成镂空的梅花图案相连，三进三出。门上都挂着翠绿色的门帘，上面有绣着梅花的，有绣着兰花的，也有绣着翠竹的，每一幅都各具形态，活灵活现，好一幅岁寒三友。每个房间的正中都有一个圆形的桌子，杏黄色缎子桌布铺就。上摆象牙雕刻的茶壶，还有六个像二三岁小孩拳头般大小的杯子，桌子周围摆放着六个像花瓶似的几子，圆桌后面是用屏风隔开的，转过屏风是一张很大的类似戏楼模样的床铺。床楣用杏红色的纱帐围成，上面绣着蜜蜂采蜜图。床楣下是红、黄、白三色纱帐。床铺华丽，两边是很多门的小柜子。床前摆设着一张枣红色的小圆桌，桌上放着仙鹤图案瓷器花瓶，花瓶中插有几枝时令鲜花，桌、椅擦拭的一尘不染。这里是绣楼，也就是姑娘居住的闺房，可现在好久都没有住人了，不过走进房间，还是让人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。

内院向左边伸进去是左跨院。只是左跨院的房前有一块很大的挡风墙，也叫照壁，绕过照壁通过回廊进入里面。这里与右跨院相对，上下两层木板阁楼，楼上五间房子是长子春与梅夫妇的住所。房门正中高悬金字匾额“勤俭可风”，两边悬挂木牌对联：“惜衣惜食非



为惜财缘惜福,求名求利莫若求己毋求人”。房间里摆设华丽,高贵典雅,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。房间正中摆放着一张很大的八仙桌,八仙桌后面是用木板做成的一面墙壁,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砖头砌的,木板墙壁上面挂有中堂字画。八仙桌的两侧各有六面屏风,上面有各色花纹图案。左右门的侧面也是各有六面屏,上面有飞禽走兽和花鸟鱼虫。所有屏风,均是杏黄与杏红相间。阁楼下五间是侍奉春和梅夫妇的丫头们居住的屋子。

.....

只要一走进村口,一眼就能看见春家大门外的那一对石麒麟和高大茂密的槐树.....

—

农历七月初七,传说是牛郎会织女的日子。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忙活着做各种各样动物图案的吃食。而且,打前半个月起,就已经发好了豆芽,准备着在七夕节掐“巧娘娘”呢。

这天早饭过后,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都忙着串门子。她们东家看看,西家转转,都想显亮一下自己的手艺,看谁心灵手巧,做的小动物吃食栩栩如生,活灵活现。可心里都想着来年生个孩子:若是女儿,就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,聪明能干;若是小子,就像牛郎一样心地善良,孝敬父母。姑娘们端着长得老高的青嫩豆芽,也是满村子里转悠,她们站在一起,看谁掐豆芽掐得好看,就表示谁的手巧能嫁个如意郎君,也会像牛郎一样忠厚老实,善待自己。不过,这些都是年轻人的心劲儿和梦想罢了。

可春家的门外却围着许多小脚女人和丫头,她们虽也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,看似一副悠闲的样子,可实际上都是等着打听消息的。只见内院来来回回走动的丫头、老妈子们,一个个轻手轻脚的小步急速的穿梭于厨房和右边第一个房子里,那里是春的媳妇梅临时生孩子的地方。

靠近大门口站着一个小脚女人,不时地向里张望,显出一副紧张的神情,她是秋的母亲七娘。挨着七娘站着的是雨的母亲,一个和七娘年纪差不多的女人,她看见秋他妈不停地向里张望,就说:“七嫂,你今天是怎么了,又不是你媳妇生孩子,你着什么急呀?”

秋的母亲七娘转过头来不平地说:“侄媳妇生孩子,难道你一点儿也不着急?平时里二嫂一直对你不错呀,你家没少吃用过二嫂家的东西,你家孩子病了,她又请郎中又买药的,穿的用的哪一样少了你的。二嫂还一直说你家孩子多,开销大,我和她孩子少,时常接济你一点也是应该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,真是的。”雨的母亲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,再没吱声。

这时，内院右边第一个房子的门开了，走出来一位满脸倦意的小脚女人，看样子一夜都没睡，眼睛红红的，布满了血丝，穿着一身宽大的黑衣服，用银钗子别着梳得很整齐的头发，三寸金莲上穿一双绣花的墨绿色鞋，一张瓜子脸，一双丹凤眼，一对柳叶眉，美中不足的是嘴有些大。可她的肤色白净，不说年龄只看面相，没有人会说她是五十开外的女人了，这就是春的母亲二娘。她手里拿着一条毛巾，由丫头彩虹扶着边走边擦着汗，看见门口围着好多妯娌，就脸带笑容地向大门口走过来。边走边对丫头彩虹说道：“快去让丫头们端些椅子凳子来，让各位奶奶、婶婶们都坐下。”

秋的母亲七娘赶忙上前问道：“二嫂，怎么样了？请了老娘婆了吗？快了吧？”

二娘摇摇头说：“请了两个呢，能不能生的顺利，我也说不清，看她们几个也挺紧张的。吃早饭那会儿，肚子还疼的紧紧的，可现在又缓了下来。他七娘，你说怎办？我心里很害怕，如果有个万一，我可如何给春交代呢？”

七娘说：“二嫂，你不要紧张，春媳妇是生头一个，比较难些，就再等一会儿吧，不会有啥事儿的。”

二娘点点头，说：“老天保佑，但愿如此。”

说着，丫头们端来了椅子和凳子，放在前院里的大门口。二娘招呼着说：“都坐下等吧，快坐下，站得时间大了。”又转过身对丫头坠儿说：“坠儿，快去给各位奶奶、婶婶们沏杯茶来。”说完，又笑了笑转过身进去了。

外乡人不清楚，这可是他们王家的规矩，只要是族里的家门，哪家生孩子，在还没落地之前，族里的人是不能进到屋子里面去的，要在院子里等着。是祖母辈的可以坐下等，是婶婶辈的呢，要站着，这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，意思是保母子平安。

七娘可能是站久了，丫头杏儿把椅子拉过来让她坐，她便坐下了。这时有几个小脚女人走近了七娘，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走过去站在她身边，问道：“七娘，我听婆婆说过些二娘的事儿，可详细的就不知道了，你能不能说说给我听听？”

七娘想了想说：“你二娘挺有福气的。娘家的家景也好，她父亲是前朝的贡生，也可算得是个书香门第。她兄弟姊妹四个，两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她是最小的。也上过几年私塾，十六岁时嫁给了你二伯。她人长得又漂亮，又

能识文断字,说话讲理,见了人不笑不说话。绣出的花鸟鱼虫、飞禽走兽和各种树木花草,就像真的一样儿,那小动物的眼睛都能说话。尤其是绣的那柳树,你猛的一看就像活的一样,随风飘来飘去的,别提有多好了。结婚不到百天,你大奶奶便逢人就夸,说你二娘多孝顺,多能干,小小年纪又很懂事儿。族里的老老少少都很喜欢她。你二伯也满心欢喜。当时,你二伯也只有十七八岁,文文绉绉的,人也长得很精神,大大的眼睛,颇长的身材,喜欢读书。那时他在县里的学堂里念书,书念得很好,你大奶奶可高兴了。你大爷是前朝的知府,在阳周职事。可你大奶奶刚生下你二伯才两年,你大爷就死在了任上,为了褒功,朝廷里给了好多赏赐,圣上还给你大奶奶赏赐了“北堂辉光”的金字牌匾,现在就悬挂在你二娘后院的祠堂里。”

“你大爷死了之后,你大奶奶就独自抚养你二伯。可你二伯从小身体不好,大病没有,小病不断。老一辈的人都说,那是你二伯生下时在月子里捂的太热了,太金贵的原因。以后稍有天气变化,他就咳个不停,吃的那个药方,我们王家人都知道,就连那些十来岁的孩子都背的滚瓜烂熟的,只要一咳嗽就赶紧抓药。”

“你二伯结婚后,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愿意上学了,整天待在他的屋里不愿出来,缠着你二娘给他说书,就连吃饭,他都说他咳嗽的胸胀不想吃。你大奶奶心里很着急,老害怕她的这个宝贝儿子饿着。家里的佣人悄悄地告诉她,让她不要心急,说你二伯好着哩,肚子饿了就让你二娘到厨房去拿,有时也让佣人做些他想吃的。你大奶奶才把心放下了,笑着对佣人说:‘都是两个孩子,让他们玩几天吧,离开学还有些时日,难得他们能在一起玩。他从小就没个兄弟姊妹,那就让他们小两口儿好好的说上几句知心话。’”

“可这话不知是那个嘴快的下人告诉了你二伯。一天,他给你大奶奶说,他身体不好不愿意上学去了,就这样待在家里,好好的调养调养,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听媳妇说书,又不用挨先生的打。你大奶奶一听,差点背过了气,给他好说歹说都不管用,你大奶奶气急了,就让佣人拿来一根木棒,叫你二伯跪在院子里,用木棒一下一下地打,据说你大奶奶当时希望你二伯起来跑出去,她就骂几句罢了,可你二伯动也不动地跪在那里,她越打越气,一边哭,一边打,哭自己福薄命苦,刚成亲几年就死了丈夫,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。想自己鼻一把泪一把,含辛茹苦把一个病苗苗抚养成人,希望他能好好

念书有出息，也不枉她自己辛苦一场。想着想着，她想打死这个不求上进，玩物丧志的畜生……”

“这可吓坏了你二娘，她一下子跑出来跪在你二伯旁边，不停的给你大奶奶磕头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‘母亲你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，都怪媳妇不好，是我年轻不懂事，整天给他说书，才让他说出了这种不求上进的话来。你要打就打我吧，他身体单薄，经不住您那样打呀，你就打我消消气吧。他是你的亲儿子，你把他打死了怎办？’你大奶奶一听，‘咣啷’一声，木棒掉在了院子里，抱着你二伯放声大哭，几个佣人赶忙把你大奶奶和你二伯抬进了屋里。可怜你二娘，她那见过这般阵势，吓得浑身像筛糠一样哆嗦个不停，站也站不起来，活脱脱个木偶一样愣在那里。”

“你二伯硬是一声不吭的爬在床上，一滴眼泪也没有流下来，两只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墙。身上穿的一件白绸衬衣，也是血迹斑斑的，可他连眉头都没动一下。这要是放在以前，他早就大喊大叫的跑出去了，可今天他已是有家有室的人了，新娶的媳妇如花似玉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娇气，特别是在新媳妇面前，他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古人说男儿流血不流泪，从今天起，不论是谁都休想看到他的一滴泪。可话好说，背上一阵阵火辣辣的钻心样的痛，让他不由自主地呲牙咧嘴，想让媳妇帮忙看一下。可转过身向外一看，天哪，媳妇脸色煞白的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里泪流满面，摇摇晃晃。他顿时心疼得不知所措，顾不得身上的疼痛，一个箭步冲出去，抱着媳妇大声地喊叫着。你二娘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看见嘴唇哆嗦，两只眼睛直直地望着你二伯。可你二伯毕竟是一个大孩子，也没见过这个阵势，吓得又大声叫你大奶奶。你大奶奶自己的气还没缓过来，又听见你二伯在院子里带着哭腔大声喊叫，就又急忙下了炕向院子里走出去。一看，你二娘的脸白得像纸一样，嘴一张一张的。你大奶奶也顾不得什么了，赶紧拨下头上的银钗子向媳妇的人中刺去，不大一会儿，你二娘才‘嚶’的一声回过气来，‘哇’的哭了出来。你大奶奶说：‘快扶进去，让躺在炕上，可怜的孩子今天给吓坏了，在娘家被父母捧在手心里，娇生惯养的，那受过这样的惊吓，快找人给招招魂，不要把魂吓出了窍。’这下可热闹了，有招魂的，有应声的，整个大院里乱成了一锅粥，佣人们更是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，走路轻手轻脚的，害怕一不小心招来一顿斥责，这种情景一直到天黑了以后，才慢慢的安稳了下来。”

“你二娘安稳地睡着了，可你二伯脊背疼的没法子睡，想脱掉衣服另换一件，可衣服沾在背上一拉就钻心得疼，他不想打扰你大奶奶，也不想让佣人帮忙，正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，门‘吱’的一声向里推开了，你大奶奶一只手里端着一个白花碗，里面端的是盐水，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条小毛巾走了进来。她看见你二伯坐在炕上发愣，背上的血迹干了，和衣服沾在了一起。你大奶奶心疼的掉下了眼泪，用小毛巾蘸着盐水在你二伯的背上轻轻的敷着，哭着说：‘你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撒腿就跑呢？为什么跪在那儿不动呢？’一边说着一边敷着，有一袋烟的工夫，才把那件衣服从身上脱了下来，背上的伤一道一道的，有的发红，有的打掉了皮，血淋淋的。你大奶奶看见儿子被自己打成这个样儿，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，此刻更显得那样弱不禁风，她心里早就后悔了几十次了，可嘴里却说道：‘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打你吗？你能长这么大，你知道我容易吗？你从小多病多灾的，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天热了怕你穿多了中暑，天冷了怕你穿少了咳嗽。你以前那样听话，可今天怎么能说你不愿上学呢？你太让妈失望了，我不求你能有多大的本事，也不求你像你父亲那样升官发财，最后连命都丢在了外头，我只希望你好好念书，知书达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’”

“你二伯尽管背对着你大奶奶，可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。你大奶奶话音还没落地，你二伯转过身来跪在炕头对你大奶奶说：‘对不起，妈妈，我是一时糊涂才说了那些混账话，您老人家不要生气，就当没听见，我一定好好念书，不让您老人家失望，我给您磕头，请您消消气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’你大奶奶这才脸上有了笑容。给你二伯的背上上了药换了衣服，嘱咐了几句，看了一下你二娘，才闭上门走出去。”

七娘说着，感到有些伤感，就从袖洞里拽出了手帕擦了一阵眼睛，停顿了一会儿，又接着说道：“你二伯跪在炕上看着你二娘那蜡黄的脸，心里一阵刺痛。他摸了摸你二娘的脸和额头，冰凉冰凉的，吓了一跳，赶忙用手指在鼻子跟前试了一下，谢天谢地，还有呼吸。此刻，他自己身上的疼痛远远比不上心里的疼痛，这个比自己小的女人，知道的事和看过的书，却比自己要多得多。她的针线可算得是百里挑一，远近闻名，做的刺绣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。你二伯坐在炕上胡思乱想了一会儿，毕竟也折腾了一下午了，眼皮早就打起了架，可他没法子睡下，只好爬在炕上睡着了……”

“到了后半夜，你大奶奶被一阵隐隐约约的呻吟声惊醒，她仔细地听了听，像是谁哪里不舒服。再听了一会儿，才确定不是做梦，这声音是从你二伯屋里传出来的，她赶忙披上衣服出来，边走边叫：‘刘嫂，刘嫂。’走到你二伯的房门口，推开门走进去，来不及点灯，伸手一摸两个人的额头，天哪！烧得像火炉一样滚烫滚烫的。你大奶奶吓得一边点灯，一边大声叫佣人刘嫂，其实刘嫂早就听见了，她听见你大奶奶开门出来了，就赶忙穿好衣服等你大奶奶叫她。你大奶奶一出声，她就开门走了过来。来到炕前也用手一摸，两个人烧的像一块火炭儿，而且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刘嫂对你大奶奶说：‘老夫人，我看少主人和少夫人发烧烧晕了，快用针挑破手指和脚趾，放一放四稍的血，再用热毛巾擦一下身上，发发汗，或许能退一退烧的。’你大奶奶说：‘那就这么做，你快去叫人烧热水，我来用针放血。’说完就去找针。上了炕又摸了摸两个人的额头，觉得媳妇烧得更厉害，就先抓起了媳妇的手，却是冰凉冰凉的，她心里一惊，赶忙向手指扎下去。一扎用两个手指一捏，手指上流出来的血黑红黑红的。她也顾不了许多，一扎一捏，手指挑完，又把媳妇小脚上的袜子脱掉，用针一下一下的扎下去……”

“这时刘嫂已端着热水走了进来，你大奶奶吩咐她先给你二娘擦身上。刘嫂赶紧掸了掸身上的土，脱了鞋，爬上炕来。把手帕在热水里泡了一下，赶快拧干掀开被角，解开你二娘的贴身小衣服。先擦脖子，再是腋下，再是大腿根，然后才是手和脚。刘嫂一边擦一边给你大奶奶说：‘看这一双小脚缠的多俊，这才是真正的三寸金莲。’你大奶奶说：‘比你我的小脚强多了，小的时候刚缠脚时，疼得一夜一夜睡不着觉，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就偷偷的松一松，到最后就成了现在这不大也不小的样子。’刘嫂嘿嘿地笑，把自己的一双大脚往被子里不经意的动了动。你大奶奶给你二伯挑完，刘嫂也刚好给你二娘擦完，她们两个换了一个位置，又小心的把你二伯翻过来，让他平躺在炕上，又重复上面的动作。后半夜两个女人在这个炕上爬上又爬下，一直到天亮，你二伯两口子的烧终于退了下去。”

“你大奶奶下了炕，走出来站在院子里，觉得一阵头重脚轻，让晨风轻轻的一吹，才觉得头好了些，可一股后怕爬上心头。她心里想，亲家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托付给自己，才结婚一个来月，就让自己这么一闹，差点出了人命。如果有个万一，怎么有脸见亲家呢。想到这儿，她急忙转过身，手扶

着院子里的一棵杏树,对刘妈说:‘快让人去请东庄的王先生,给他们小两口看一下,开几副汤药吃吃,不然又发起烧来可怎么办?让去请的人不要说及昨天的事儿。’刘妈听了就赶忙支人去请王先生了。”

“不大一会儿,一个满头银发的长者走了进来,对你大奶奶鞠了一躬,说:‘老太太最近可好,听家人说,少东家两口子病了,怎么你的脸色也不好啊?莫不是你母子三人都病了?’你大奶奶一边让座一边简单地说了病情,只是没说你二伯身上的伤。老先生赶忙站起身来,你大奶奶让佣人带路向你二伯屋里走去。刘妈给你二娘穿好了衣服,遮挡好,在炕前放了一把太师椅,让老先生坐了下来。老先生拿出诊脉用的诊垫放在炕头,刘妈赶紧拍了拍衣服上的土,爬上炕扶着你二娘的左手放在诊垫上,让先给你二娘诊脉。只见老先生眯着双眼,沉思了一会儿,微微的向刘妈点了一下头,拿着诊垫站起身来。刘妈赶忙移到你二娘的右边,地上站的人把太师椅也搬到了右边,老先生小走了几步,坐在椅子上。刘妈把你二娘的右手又放在诊垫上,老先生眯着双眼又沉思了一会儿,站了起来。刘妈轻轻地掀起被角把你二娘的手放进去,又向你二伯身边爬过去。地上站的人又把太师椅移过去,老先生坐下来把诊垫放在你二伯身边。刘妈又把你二伯的左手放在诊垫上,老先生又眯着双眼沉思了起来,如此重复了前面的动作,站起身来准备向外走。一直坐在椅子上没说话的你大奶奶,这时说道:‘老先生请留步,你再看一下小儿身上的伤。’老先生愣了一下,刘妈帮你二伯翻转了一下身子,撩起背上的衣服让老先生看,老先生一看大吃一惊,转过头来对你大奶奶说:‘这么热的天,是谁把少东家打成这个样子,下手的人心也太重了,你看这背上打掉皮的地方已经有渗液流出。少东家从小就弱不禁风的,你像捧月亮似的把他捧大,他哪里受过这般苦头。’老先生的几句话,说得你大奶奶哑口无言。旁边站着一个丫头轻轻地拉了一下老先生的衣袖,老先生吓的赶紧低下了头,再也不敢说话了。你大奶奶站起来笑了笑,说:‘不怕老先生见笑,是我昨天一时气急,本想教训他几下,没想到把他给打重了。’老先生这才抬起头小声地说道:‘少东家原本是一个孩子,调皮一点也是有的,斥责几下也是应该的。常言道,玉不琢,不成器,人不学,不知义嘛。老夫人,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?老夫人,请不要着急,我们出去再说。’”

“出了你二伯的门,来到堂上坐下。老先生说:‘少东家昨天挨了打又受

了风寒,我开几副药吃一下发发汗,再配一点膏药抹抹,用药酒再擦一擦,过几天就好了。倒是少夫人的病情有些麻烦,她似乎是受了点儿惊吓。你没摸过她的手吗?一直在微微地发抖。’你大奶奶赶紧问道:‘危险吗?能治吗?你快想想办法,用多贵的药都行,只要把她能治好。唉,我昨天打儿子时把她给吓坏了,可怜的孩子,我今天真是后悔莫及,斥责了一个,病倒了一双。’老先生点点头说道:‘老夫人放宽心,我一定给她治好。’说完就坐在桌子前开起了药方,第一个药方是你二伯的。药是:

银花五钱 连翘四钱 淡竹叶三钱 荆芥三钱 牛子三钱 黄芩三钱
淡豆鼓三钱 薄荷二钱 桔梗三钱 杏仁三钱 甘草二钱

第二个药方是你二娘的,药是:

犀角(水牛角)三钱 生地三钱 赤芍三钱 丹皮三钱 炒枣仁三钱
朱砂一钱(冲服) 茯神五钱 生牡蛎五钱 玄参三钱 麦冬三钱 甘草二钱

老王先生将药方开好后,嘱咐你大奶奶这个药方是谁的,要怎样煎药,怎样服药,那个药方又是谁的,一一的嘱咐清楚了,才起身告辞。走时又转过头对你大奶奶说:‘我明天再来。’你大奶奶说:‘我不送了,你慢走。让下人送送老先生。’”

.....

二

七娘正讲到高兴处,只听见院子里面传出了一声婴儿的啼哭,站在远处抽着旱烟的老头儿们都一齐伸长着脖子问:“生的是主还是客?”只听院子里有人大声地应道:“是主啊,是主!”有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的长老抬起头看了看天,高兴地说:“是一个有福的孩子,正好在午时。”

七娘想走进去向二娘道个喜,可身边的几个侄儿媳妇缠着她,让她把话说完。

七娘又说道:“接下来的十几天里,屋子里到处都有一股子中药味,大老远的都能闻到。好在你二伯和你二娘都是孩子,经过十多天的调养,病势去了十之八九,一家老小脸上才有了笑容。这天你二伯掐指一算,马上就要开

学了，自己背上的伤和风寒早就好了，你二娘的病也基本好了，只是那张小脸还是蜡黄蜡黄的，话也少了许多。你二伯当时望着她也不知怎样安慰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不知说什么话她才不哭。你二娘从你二伯的眼神里就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就勉强的扯出一丝微笑，说：‘你不要担心，我没事儿，只是有点累罢了。你过两天就要开学，需要什么东西，我给你准备。’你二伯笑了笑说：‘我知道你针线做得不错，想让你给我做个肚兜儿，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能做吗？’你二娘说：‘你要什么样儿的？’你二伯说：‘想要只大老鹰。’你二娘走到柜前，掀开柜子，拿出一个红色包袱，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天蓝色的肚兜，又走到你二伯面前，抖开让他看，你二伯一看高兴得了不得，只见淡蓝色缎面上绣着几朵白云，一只大鹏展翅飞翔，白云下面有青青的草地，轻轻的柳枝随风摇曳，感觉就像有微风吹过。再看那只大鹏，就像一个活生生的鸟飞在你面前，瞪着一双圆眼睛看着这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，还有那羽毛的纹理清晰可见，颜色搭配地十分逼真。”

“你二伯高兴的拿着跑出去站在院子里叫道：‘妈妈，快来看，看我手中拿的是什么？’呼啦一下子，所有的佣人都跑了出来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，让你二伯这样大呼小叫的。你大奶奶也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，想看个究竟。只见你二伯双手高高的举着肚兜，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还咧着个嘴傻傻地笑着。大家你抢过来我抢过去的，都争着看。尤其是年轻的小丫头眼中都充满了羡慕的表情。刘妈抢到手拿到你大奶奶眼前，说：‘老夫人快看看，绣的多好啊，简直就是一只活生生的鸟拿在手中。’你大奶奶心中也赞叹不已，心想这孩子真是心灵手巧，无人能比，这肚兜是她见过的所有绣品中的极品。但口中却说：‘做的还可以，让人一看还能认出是个鸟。’可脸上带着称赞的笑容。你二娘也依门而站，嘴角含着淡淡的微笑。”

“闹腾了一会儿，你二伯也觉得累了，就回来爬上炕躺了下来，可手里还拿着那个肚兜，翻来翻去的看着，你二娘笑着说：‘你不困吗？一直咧着个嘴傻笑，让人看见了，还以为你得了笑狂症呢。’你二伯像个孩子似翻身爬在炕上，跷着双脚高兴地说：‘太美了，也太漂亮了，我从来也没见过这么逼真的刺绣呢，太好了，我后天一定要带到学校去，让几个要好的同学眼馋去吧。’你二娘说她绣这个肚兜时，想了很久才决定绣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鹏，目的是希望你二伯能展翅高飞，鹏程万里。”

“转眼间到了开学的日子，你二娘默默的和丫头们收拾着你二伯的衣物和鞋袜，你二伯则怔怔地坐在椅子上不吭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你大奶奶进来才打破了这沉闷的气氛，她看了看两个人的表情才说道：‘趁现在天还凉快，快点走，不然到中午了就热得很了。’她又对着你二伯说：‘上学后要注意身体，记得早晚添加衣服，好好读书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我会照顾好你媳妇的。’

“这时刘妈站在门口也催着快走，你二伯这才慢慢地站起来向外走去，走到门口转过身来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看了一下又没说，转过去又向外走去，其他的人也一起跟着走了出来。你二伯站在大门口看着小黑把箱子和被褥放在马背上，一切收拾停当后才说：‘妈妈，请回吧，我这就走了，我会记着你的话的，也会好好的念书。’这时小黑赶快把另一个马的缰绳递在你二伯手里，只见你二伯踩着个树墩，一斜身就上了马，望了望门口头也没回的走了。”

有几个侄儿媳妇还问道：“七娘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，好像你是亲眼所见的一样？”

七娘只好又接着说道：“我虽然把你二娘叫嫂子，可我比她还大一岁呢。你七伯比你二伯小三岁，我又比他们结婚早一年半。那时秋都半岁多了，真是我亲眼所见。当时我也像个疯子一样，挤在人群里看热闹哩。我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儿忘了给你们说呢，你二娘结婚那天，好像是在六月底，早上起来天就很热，唢呐从太阳还没冒尖就吹了起来。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猪，唢呐声给吓坏了，就钻进了原上面崖背上的麦草垛里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花轿抬到了大门口，接的人和你二伯走到轿门跟前打起帘子，给了下轿钱。送的人扶出了你二娘，让你三姑夫背到堂前，才放下来。我从后面看见你二娘的一对小脚，穿着一双大红的缎面绣花鞋，上面绣着鸳鸯戏水，从头到脚全是红的。午时开始拜堂，怎样拜的堂我就不给你们说了，想你们也知道。可刚拜完堂，把院子里的桌椅还没有收拾利落，就看见从上面高处向后院里掉下一个黑咕隆咚的东西，‘咚’的一声摔在内院里，把站在院子里的人都吓了一跳，连奶妈怀中的秋也给吓哭了。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说：‘怎么能把一头猪从上面崖背上摔下来呢？’你大伯急忙应声从里面走出来说：‘摔的好，快抬出去让人放了血，脱了毛，一会做菜吃。’可大门外有人说道：‘大喜的日子，摔死了猪，不吉利啊，迟早要出事儿的，恐怕是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。’你

大伯听见了，‘噎噎噎’地走了出去，给那个陌生人说了几句，并让人给他送了些吃的，就把他打发走了。你们说，这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几个侄媳妇都摇了摇头说：不知道。”

七娘接着说：“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，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。你二伯自从离开家上学后，虽说有下人侍候，但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惦记着家里。回到家里想多待几天，你大奶奶又总是催着去上学，可到了学校又静不下心来看书，来来回回折腾了半年，眼看要放假了，这时，你二娘有喜了，族里的老少都挺高兴的，特别是你大奶奶。她吩咐管家给你二伯带个话儿去，就说他媳妇有喜了。你二伯听到后更是归心似箭，好不容易等到先生说从明天就开始放假了，你二伯一刻也不想待了，马上吩咐小黑快吃饭，赶夜路回家。到了半夜时分，他们主仆二人总算到了，远远的就听见马的叫声和你二伯的叫门声。家里的人急匆匆的开了大门，又抱了一大抱麦草，放在他们主仆二人的脚下，把麦草点燃，烧了一下身上的寒气。你二伯进去先向你大奶奶问了安，你大奶奶拉起你二伯的手，让他上了炕，问了念书和身体的事儿，并让他晚上就和自己睡在一起，说你二娘害喜害得很厉害，刚睡下不大一会儿，不要惊动了她。其实你二娘根本就没睡着，从开大门时起她就一直听着外边的动静，过了一袋烟的工夫，外面就什么也听不到了。你二娘心想，你二伯肯定睡在婆婆那里了。她想了一会儿心思，就沉沉地睡去了。”

“第二天天刚亮，你二伯就从炕上起来穿好衣服，出来一看，下雪了，怪不得昨天晚上那么冷，庆幸自己昨天赶了夜路，如果今天回家，那可就惨了。他在院子里转了半天，香儿端来了热水，站在门口叫他快洗洗，他才慢慢的回到你大奶奶的屋里来。等漱洗完了，这时也听见莲儿叫你二娘梳洗，过了一会儿，估摸着你二娘洗完了，他赶紧向你二娘的屋里走来，打起帘子，正好看见你二娘坐在镜子前梳头，他进来站在你二娘背后，从镜子里望看着你二娘那蜡黄的小脸，心里好像有很多话要说，可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，张了张嘴只问了一句话：‘你最近还好吧？’你二娘也没转身，望着镜子里的你二伯，笑了一笑说：‘还可以。’两个人都望着镜子再也没说一句话。正当两人相互对望时，刘妈闯进来说道：‘少夫人，您今天早上想吃点什么？’你二娘才回过身来说：‘喝点稀饭就些酸菜就行了。’刘妈听了转身又出去了。这时你二伯才笑着说：‘我就知道你想吃酸的，我昨天回来时给你带了一大包山楂干。’说

完打起帘子叫小黑把包袱快拿来。小黑刚把包袱拿到门口，你二伯就急忙接过去，对你二娘说：‘你快拿出来吃吧，你肯定喜欢。’你二娘从包袱里取出一个大纸包，打开一看，一抹红晕爬上了脸，笑着说：‘少买一点就行了，怎么买这么多？’你二伯开着玩笑说道：‘你尽管吃，不够了，我再让小黑给你去买。’两个人同时都‘咯咯’地笑了起来。”

“转眼就到年跟前了，所有人都忙了起来，你二娘也不例外。在这之前，她还坐着马车回了一趟娘家，看了父母，又送了些年货，住了两天就回来了。不知是马车颠的，还是太劳累了，腊月二十八的早上，就有一点腹疼，她不好意思对你大奶奶说，一直撑到下午。她发现有小血块流出，才慌了，让你二伯请来了婆婆，把事情的经过告知了一遍，她也吓得哭了起来，你大奶奶赶忙吩咐人去请东庄的王先生，让他快来瞧瞧。过了有一袋烟的工夫，王老先生急匆匆的赶来了。刚一进门，你大奶奶就说道：‘你看大过年的还麻烦你来看病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’王先生笑着说：‘老夫人见外了，只要你招呼一声，我随叫随到。’说着你大奶奶把王先生让到你二娘的屋里，早就有人打起了帘子，进得门来，刘妈把椅子搬到你二娘的炕头，王先生急忙拿诊垫，坐下就把起了脉。他沉思了片刻，站起身来，对你大奶奶说：‘胎儿恐怕保不住了，我先开几副药。’说着开了药方，你大奶奶拿起单子看了看，上面写的是：

当归五钱 生地四钱 川芎五钱 红花三钱 桃仁三钱 荆芥穗五钱
益母草十钱 香附子二钱 甘草一钱 白茅根四钱 川牛膝三钱

随后，王先生又嘱咐了几句话，起身告辞了。你大奶奶愣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话：‘可惜这个孩子了。’又吩咐人去拿药，随后也就起身走出去了。你们说这是不是应了那个陌生人说的话了？结婚第一天就摔死了一头猪，真是不吉利到家了。”

“你二伯两口子年纪还小，对有没有孩子倒无所谓。当时还觉得可惜，过了几天也就不在乎了。可这一小产，有七八年都不见动静了。你二伯身体不好，也没在外面谋个事儿，一直闲待在家里，那几年你大奶奶嘴上没说什么，可心里挺着急的，给你二伯两口子开了好多补药。方子我现在都还记得，你二伯的是：

菟丝子五钱 覆盆子三钱 车前子三钱 枸杞子五钱 金樱子五钱
肉桂一钱 破故纸五钱 仙茅三钱 仙灵脾五钱 杜仲三钱 锁阳三钱 熟